

何處是“香山”？

關於“香山”得名的一點思考

李 叢*

長期以來，關於香山縣的得名，多採信道光《香山縣誌》的說法，認為其與五桂山有關，因五桂山被稱為“香山”，從而得有縣名。但筆者研究認為，“香山”一詞的由來，並非得自於五桂山。它不是某一座山的名稱，而應是對一片島嶼世界的概括，與古人的宗教觀念緊密相連。

問題的提出

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香山縣建立。毫無疑問，“香山”之名並非建縣之時始有，而至少在唐至德二年（757）“香山鎮”設立之前即已存在，所以其後之“香山寨”、“香山場”等，皆以“香山”命名。“香山”之名究竟緣何而來？歷代《香山縣誌》及地理志對此多有論說。

現已失傳的永樂年間南屏人容悌與撰寫的《香山縣誌》曾認為香山“以地宜香木得名”。但此一說被其後的嘉靖《香山縣誌》所否定，認為“地產香木絕少”，並提出“豈以香爐山之故歟”⁽¹⁾的新觀點。此後明萬曆年間郭子章的《郡縣釋名》也認為香山“以城南六十里有香爐山為名”⁽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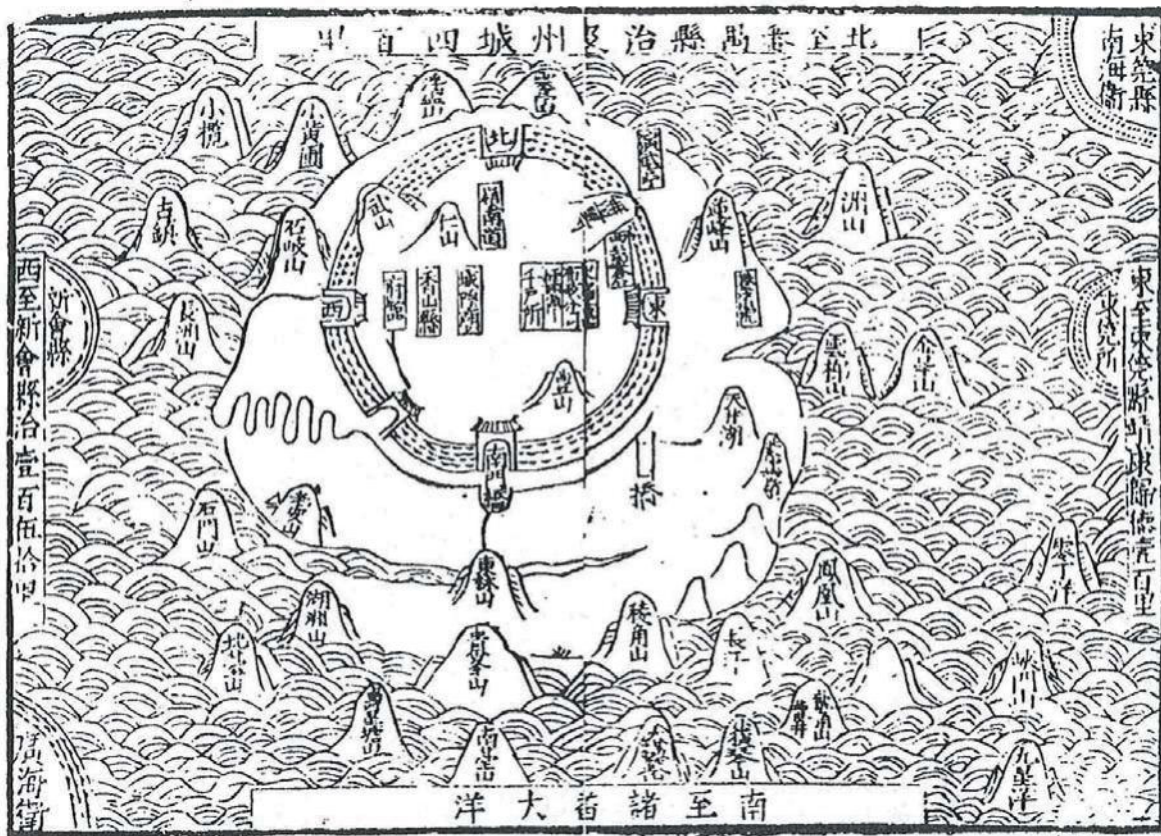
至清道光年間形成五桂山即香山一說，並沿信至今：

樂史《太平寰宇記》：“東莞縣香山在縣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

以里數計之，疑即今縣東南五桂山。（按，或以為香山即香爐峰，非也。香爐峰在縣西南四十餘里，僅窮谷中一峰耳，《寰宇記》何故獨舉此邪？考舊志稱五桂山多異花、神仙茶，與《寰宇記》所言正合。又稱故鎮紹興間改名香山場，核其地在鳳凰山東南，《元豐九域志》“東莞有香山崖銀場”，核其地蓋今雞拍村，在鳳凰山東北。鳳凰山本五桂山之支，舊志稱五桂山周回兩百餘里，則並鳳凰山舉之，可知場、鎮皆在其山麓，則其山即《寰宇記》所稱之香山決矣。因香山以名銀場，復因之以名寨、名鎮、名鹽場、名縣。銀場、鹽場、鎮皆即其近地設之，至寨興，縣治則擇控駕之所駐泊而已。）⁽³⁾

道光《香山縣誌》否定了“香爐山說”，認為五桂山多異花、神仙茶，故而是《太平寰宇記》所稱之“多神仙花卉”之地，也是“香山”得名的原因。“五桂山說”成為此後同治《香山縣誌》、光緒《香山縣誌續編》、民國《香山縣

* 李叢，2005年7月畢業於廈門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學位；2007年7月畢業於中山大學歷史系中外關係史專業，獲歷史學碩士學位；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現供職於珠海市委宣傳部。



嘉靖《香山縣志》縣境圖

鄉土志》解釋“香山”之得名的正說，也成為當前大多數學者解釋香山得名時所採信的版本。⁽⁴⁾但筆者通過對文獻的查閱和解讀後發現，道光《香山縣志》的“五桂山說”有明顯的可疑之處，“香山”之得名應該另有其因。今謹淺談己見，求教於方家。

五桂山非“香山”

一、五桂山與香爐山的重疊

道光《香山縣志》扶正“五桂山說”的前提是否定了“香爐山說”，認為香爐山不足以成為香山得名的緣由，因為“香爐峰在縣西南四十餘里，僅窮谷中一峰耳”，這種說法其實有誤。據嘉靖《香山縣志》載：

香爐山在縣南六十里，峰崖幽峻，東介白銀水，西赴海，北為南臺，至橫坑，南接嶺山、牛把石，有籤筒瀑布出焉，下為大井以底於沖天燕峰。其西為沙角徑。⁽⁵⁾

此時的香爐山顯然並非香山地區的重要地標，因為在嘉靖《香山縣志》的縣域圖中祇有鳳凰山、金星山、南臺山、大橫琴山、小橫琴山等山脈標記，並不見香爐山之名。而且從嘉靖《香山縣志》的這段描述來看，除有一瀑布之外，香爐山也並無其它特別之處，與縣志中同時記載的其它山巒大同小異，也就難怪道光《香山縣志》會有“《寰宇記》何故獨舉此邪”的疑問了。但從縣志記載的地理範圍來考量，“南臺”即今中山市南臺山脈，在五桂山之西北；“橫坑”即今中山市橫坑村，在五桂山之北；“嶺山”、“牛

把石”疑即今珠海金鼎望牛嶺一線；“沙角徑”即今中山市板芙鎮沙角埔一帶。由此而看，嘉靖《香山縣誌》所言的香爐山，應即今天的五桂山主山脈一帶。如此一來，道光《香山縣誌》豈不是對同一座山先否定而後再肯定了嗎？

這種錯誤的出現源於歷史地理概念的混淆。需要注意的是，“五桂山”並不在明嘉靖《香山縣誌》記載的域內山川之列，它第一次出現是在清代的康熙《香山縣誌》中：

五桂山在縣南八十五里，為穀字、恭常各都諸山之祖，周迴二百餘里，巖壑瀑布可與羅浮諸勝相埒。山左有大小花園，產各異花甚多，其陽產神仙茶，俗名五鬼山。⁽⁶⁾

雖然康熙《香山縣誌》對五桂山“在縣南八十五里”一說有誤（道光《香山縣誌》更正為五十五里），但其關於五桂山可與羅浮山媲美、有大小花園、多異花、產神仙茶等說法，卻在後世的縣誌中被充分認可並被進一步豐富。在道光、同治、光緒年間的《香山縣誌》及民國初年的《香山縣鄉土志》中，關於五桂山的描寫越來越詳細而生動。這樣一座縣內重要的山巒，為何直到清代初年才出現在縣誌的記載中呢？康熙《香山縣誌》中關於五桂山為“穀字、恭常各都諸山之祖”一句，道出了問題所在。

明嘉靖《香山縣誌》及之前可能存在的縣誌，是以相對獨立的眼光來識別和記載域內的諸座山巒，將高聳出地面的一座座山峰分別命名為香爐山、長江山、鳳凰山等。而從康熙《香山縣誌》開始，編撰者對域內山川有了新的認識，發現五桂山為“穀字、恭常各都諸山之祖”，將穀字都、恭常都等境內的諸座山峰聯繫起來看待，統稱為“五桂山”，也正因為如此，五桂山才能“周迴二百餘里”，從而包括了香爐山、鳳凰山、長江山等在內。但是，康熙《香山縣誌》在開始使用“五桂山”之名的同時，卻並沒有刪除舊志的記載，仍然保留了“香爐山”條，從而

使道光《香山縣誌》的編修者誤以為“五桂山”和“香爐山”是分別獨立而互無關係的兩座山，才有了肯定前者而否定後者的謬誤。

道光《香山縣誌》描述五桂山時引用了明代香山人楊思誠的“香爐思渺渺，廬阜夢依依”詩句⁽⁷⁾，這也證明了明代人所言的香爐山即清代所稱的五桂山。而我們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從嘉靖《香山縣誌》的記載來看，至少在此之前，古人還並未將五桂山諸山系聯繫在一起，而是將其分作香爐山、長江山等諸多獨立的山巒來認識。所以北宋《太平寰宇記》筆下的“香山”，如果是指某一座山，那也還祇能是這種獨立的山巒，而尚不可能是康熙以後人們認識中的五桂山系。因此，道光《香山縣誌》將五桂山認作香山的做法，其實是犯了“以今論古”的錯誤，將清代的地理觀套用在宋代的地理名詞之上，未免有張冠李戴之嫌。

二、五桂山與“神仙花卉”

《太平寰宇記》筆下的“香山”，其重要特徵就在於“地多神仙花卉”。而道光《香山縣誌》則認為“五桂山多異花、神仙茶，與《寰宇記》所言正合”。筆者認為這一說法存在疑點。

據道光《香山縣誌》記載，五桂山產“吊鐘花、芳蘭、馨草、佳藥、山菓”。吊鐘花屬杜鵑花的一種；芳蘭即蘭花；馨草應為素馨，屬木犀科，是桂花的一種。杜鵑、蘭花、桂花雖然香氣逼人，但並無特別之處，是嶺南地區常見的花卉，與“異花”似乎並無關聯。番禺人屈大均著於康熙年間的《廣東新語》中對嶺南的“諸異草”做了詳細的記錄，包括羅浮萬年松、潮陽長命草、陽江還魂草、肇慶風草等多種粵中珍奇植物，但卻並未提及五桂山有何種奇花異草。⁽⁸⁾

而“神仙茶”則被認為也是《太平寰宇記》中“神仙花卉”一詞的寫照，其實也並無確鑿證據。據民國初年成書的《香山縣鄉土志》記載：“五桂山產神仙茶，鄉人於清明前後，窮日搜摘，無過。”⁽⁹⁾祇是對神仙茶的產量之豐盛做了描寫，至於其性狀、品味如何，則完全沒有提及。與此同時，《香山縣鄉土志》也提到了鳳凰



康熙年間所繪《十五省總圖》中的香山縣

山茶、老萬山茶、黃楊山茶等其它幾種境內野生之茶，均是略作說明，對神仙茶並無多着筆墨之處。此外，屈大均《廣東新語》中對廣東境內的名茶做了詳細的介紹，提到了西樵山茶、端州白雲山頂湖茶、羅浮茶、曹溪茶、新安杯渡山茶、樂昌毛茶、潮陽鳳山茶、龍川苦丁茶、東莞研茶等等⁽¹⁰⁾，卻並不見五桂山神仙茶之名，可見神仙茶在嶺南並非名茶，倘若因其故而命名一地，則未免有些牽強。

鳳凰山與“香山”的聯繫

一、鳳凰山與“神仙花卉”

如果五桂山並非《太平寰宇記》所稱之“多神仙花卉”之地，那麼“香山”是否另有所指？

筆者認為，如果“香山”是指某一座山的話，鳳凰山似乎與“多神仙花卉”的特徵更為脛合。

香山地區雨量充沛，陽光充足，山巒眾多，故而花草茂盛並不為奇，五桂山、鳳凰山、黃楊山等皆有繁花似錦，香飄十里。但在《廣東新語》中，香山境內唯一被提及的珍奇植物卻是鳳凰山的杜鵑花：

杜鵑花，以杜鵑啼時開故名。西樵巖谷間，有大粉紅黃者、千葉者，一望無際。羅浮多藍紫者、黃者。香山鳳凰山有五色者。⁽¹¹⁾

除了這種奇特的五色杜鵑之外，鳳凰山還有一奇，是值得注意的，即它與神仙傳說緊密相關。據嘉靖《香山縣志》記載：

鳳凰山在縣東南一百里，高深形肖。東介南坑，北接官塘崗，西為金竹園、白蟻石、古壑諸峰，南赴海。(香山場之祖山)舊傳有仙女池、仙菓，人或見之云。其陽有尖峰嶺、石牛嶺(在香山場後)、南山(東赴海)、風門凹嶺(烽墩)、銀湧角峰(烽墩，難拍銀礦今絕)、翠眉山(西臨海)、秋風角山(五峰如梅花，故語云梅花飛上秋風角)、石甌山(鳳凰東南，香山場前)、藍屏山(上南高深)、大嶺頭峰(烽墩)、榴花山(藍屏之南產榴花，東南巨海)，相望而趨南者也。⁽¹²⁾

鳳凰山有仙女池和仙菓的傳說無疑在香山廣為人知。邑人黃瑜有詩詠鳳凰山云：“桃花悄無源，仙姝渺何許。空餘一片山，欲逐鳳凰翥。”⁽¹³⁾說明在時人的心目中，鳳凰山是一塊類似桃花源的仙境之地。

嘉靖《香山縣志》“山川”類下共叙及境內山巒五十五座，其中以鳳凰山着筆墨最多，凡二百十二個字，為各山之首，記其山勢走向、山巒分佈與物產尤詳。這種偏愛一直持續到乾隆《香山縣志》，除沿信舊志內容外，其還對鳳凰山的觀音巖、鳳凰塔、鳳凰池、記公廬等名勝古跡讚美有加，稱鳳凰山有“木犀、藤蘿交映”，“奇花異鳥，萬態千形，非好勝探奇者鮮至焉”。⁽¹⁴⁾

二、鳳凰山與“香山銀場”的聯繫

筆者猜測鳳凰山與“香山”的淵源更近，不僅僅因為其多神仙、花卉的特徵，還因鳳凰山本身就與“香山”一詞關聯緊密。北宋年間的地理書《元豐九域志》有云：

東莞，州東南三百里，一鄉，桂角、香山崖二銀場。⁽¹⁵⁾

《廣州府志》對這一銀礦也有記載：

北宋朝，府南百餘里之釜湧境，海隅有銀礦，庶民爭赴開採，至有舉家遷徙者。

釜湧境即今日之唐家灣，所以“香山崖”之位置確鑿無疑，“在鳳凰山東北”⁽¹⁶⁾，位於今珠海唐家灣鎮銀坑村附近。“崖”者，“水之邊而峭高者也”⁽¹⁷⁾，鳳凰山於此地陡然入海，故曰“崖”。而名此地曰“香山崖”，是否因為北宋時的鳳凰山即時人所稱的“香山”？但此僅為一種猜測，要證明之，尚需更多史實輔助。

古人的宗教觀與“香山”之得名

中國境內因各種緣故以“香山”而得名之地並不少見，而筆者認為廣東香山的得名與古人的宗教觀念有密切的關係。

“香山”一詞亦見於佛經，在喜馬拉雅山之北。《觀佛三昧海經》曰：“雪山有樹，名殃伽陀，其菓甚大，其核甚小，推其本末，從香山來。以風力故，得至雪山。”雪山即喜馬拉雅山。所以中國古代有多個寺院名曰香山寺，例如建於東漢末年的平頂山香山寺、始建於秦朝的銅川香山寺，以及建於唐代的北京香山寺等。可見“香山”一詞有其深層次的宗教含義。

鳳凰山有仙女、仙菓的傳說，其實也源自香山地區一個古老的宗教神話故事：

陳仁嬌者，漢廷尉臨之後也。父玘，母鄧氏。自幼靈敏，父母名之曰安，乃自以仁嬌為字，家人歡異之。嘗夢為逍遙遊，餐丹霞，飲玉液，及寤不暝。每思舊遊，不可得。比至八月十五日丙夜，忽有神仙數百從空招之，仁嬌乃飄飄然隨眾謁於帝居，遂掌蓬萊紫虛洞天。歸而能飛，至龍塘潭中，與北騎群仙共戲。唾於潭，魚皆腥不可近，呼鶴下啄之，笑以為樂。其儔侶五人曰瓊嬌、玉潤、伯山、蟾姬、伯瑰，相與飛至深井，踏石而歌明月，漁人見之，須臾凌空而去，石上留屢痕焉。人號其地為仙女澳，又曰蓬萊仙。云宋元佑中降於廣州進士黃洞家者，再時猶蔡經之遇麻姑，其與偕

者，或上元夫人之流，不可知也。經略使蔣之奇傳其事如此。⁽¹⁸⁾

蔣之奇為北宋元佑年間廣州經略使，這說明有關陳仁矯飛騰昇仙、嬉戲仙女澳(今屬珠海橫琴島)的傳說至晚在北宋時期就已經流傳於嶺南，而其在香山地區無疑也深入人心。除鳳凰山外，縣南二十里的壽星塘山也因此而沾染了神話的色彩：

壽星塘山水幽勝，甲一邑。有物曰赤蝦子者，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人謂蓬萊仙女遺類也。⁽¹⁹⁾

此傳說中的赤蝦子與《西遊記》中的人參菓頗為類似，都是人形而結於樹，入土則滅，或許與鳳凰山的“仙菓”也有某些關聯。邑人黃瑜有詩〈壽星塘〉云：“誰云蓬萊仙，夜來駐笙鶴”⁽²⁰⁾；邑人黃經亦有詩〈壽星塘〉曰“數聲南去鶴，一騎北來仙”⁽²¹⁾。“蓬萊仙”、“一騎北來仙”、“南去鶴”等語說明壽星塘的傳說也源於陳仁矯的神話故事，屬“蓬萊仙女遺類也”。

香山地區流傳的不僅有陳仁矯昇仙這樣典型的道教神話，也有關於高僧得道的種種傳說，例如乾隆《香山縣誌》記載的記汝和尚於鳳凰山中著書十年，嘉靖《香山縣誌》記載的圓明禪師得壽一百三十六歲等等。尤為值得注意的是，佛、道二家在香山地區表現出十分明顯的融合傾向，謹舉以下兩則傳說為例：

黃懶者，宋人也，披剃為僧，有異行奇術，號黃道人，居西村山，因名其山曰黃道。⁽²²⁾

許道人者，半沙許東齋女也。幼有超塵之志，父母禁之不可，遂清齋入道。先有塊石和尚創庵雲梯山，號張道庵，至是修而居之，經年獨處。常有虎銜其廬，人謂其得道云。⁽²³⁾

前則故事中的黃懶，既已“披剃為僧”，卻仍行黃道之術；後則故事中的許道人，則並不介意入住和尚庵中修行。這都反映了佛、道兩教在香山地區不僅各得其所，而且相互影響。

不僅佛道二教在香山流行，一些民間信仰也於此大行其道。《廣東新語》中就記載了香山地區崇祀禾谷夫人的情形：“香山村落，多祀禾谷夫人，或以為后稷之母姜嫄云。”⁽²⁴⁾另據縣誌記載，香山境內多天妃宮、天妃橋，也說明媽祖信仰在當地較為興盛。

其實，香山原為珠江口外一海島，島上又有群山林立，隨潮汐漲落而時隱時現，香山縣城北七十里的浮虛山即因此而得名。在古人的傳統宗教觀中，神靈仙人往往顯聖於荒野邊僻之處，如山端、雲間、海上等。因此，香山這種有山有海且僻靜之地，無疑成為了與蓬萊相類似的適合仙人居住和高人修行的佳所。曾經於南宋末年避亂於此間的士人鄧光薦曾有〈浮虛山記〉云：

番禺以南，海浩無涯，島嶼洲潭，不可勝計，其為仙佛之所宮者，時時有焉。⁽²⁵⁾

可見，至少在南宋之際，位於大海之中的香山島仍然充滿了略帶宗教色彩的神秘氣息，是以海上仙山的形象而存在於人們的腦海之中。又因香山地產蘭花、桂花、杜鵑、香木⁽²⁶⁾，而此幾種植物不僅以香味著稱，也皆因其高貴的品性和寓意而歷來被文人墨客和達官貴人視為神聖之物⁽²⁷⁾，其香氣也自然蘊含着虛無縹緲之意境，這就更加深了古人對於香山之靈性與仙氣的感性認識，從而演變出《太平寰宇記》所稱的“地多神仙花卉”，成就了“香山”之名。

結語

對於“香山”之得名，我們應該明確以下兩點認識：

其一，“香山”是島名而非山名，五桂山即香山一說缺乏足夠的證據。詩人李白曾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的名句，我們對於香山的認識亦如此。身處香山之中而看香山，在香山人的眼中，五桂山、鳳凰山、壽星塘等群山林立，“香山”一定是其中之一；但身處香山之外而看香山，整個香山島就是一座孤懸海外、凸於海中的大山，無論五桂山、鳳凰山或者壽星塘，都是它的一部分。明《永樂大典》有云：“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所以，在唐宋地理學家眼中，“香山”既是山，更是島，它是以整體而存在的，指的是珠江口西岸的一片高聳出海的島嶼世界。

其二，“香山”二字的由來，是對區域總體特徵的綜合，而非僅僅“歸功”於某一座山。正因為“香山”是對地區的稱謂，所以《太平寰宇記》中對於香山“地多神仙花卉”的記載，應該是綜合了本地區各種山川地貌的綜合特徵。無論是五桂山還是鳳凰山，都或不足以單獨與“地多神仙花卉”對號入座，祇有將五桂山的桂花香、鳳凰山的仙女池、壽星塘的赤蝦子、仙女澳的北騎仙等元素糅合在一起，才能稱得起“地多神仙花卉”的“香山”之名。

古時的香山縣大致相當於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門地區。1925年，為紀念革命偉人孫中山先生，南京國民政府將香山縣改為中山縣，以中山先生之名命名其故鄉。“中山”與“香山”雖有一字相同，但卻並無直接關聯，顯然，此“山”非彼“山”。“香山”之名並非保存於此，而是另有依托。

香山之金門灣自唐代以來即為海鹽之產地，明洪武初年於濠潭設“香山場”，即“香山鹽場”之意。此鹽場在清乾隆之後由於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變遷而逐漸廢棄，“香山場”也改名為“山場”，即今珠海市香洲區山場村。此即“香山”之“山”字今之所在。

1908年，為與澳葡爭利，一批愛國華僑和士紳在鄰近澳門的香山縣恭常都沙灘環修建無稅商

埠，因選址在香山場與九洲環之間，而各取一字，定名“香洲商埠”。後“香洲”一詞逐漸成為此一片新興區域的代名詞，也逐漸演變成今日之珠海市香洲主城區。此即“香山”之“香”字今之所在。

“香山”二字雖經千年，卻歷久而彌香，當無愧香山諸先人與神聖。

【註】

- (1) 嘉靖《香山縣志》卷1，“建置”。
- (2) [明] 郭子章：《郡縣釋名》廣東卷。
- (3) (5) (6) 道光《香山縣志》卷1，“輿地上·山川”。
- (4) 參見王遠明、胡波：〈香山文化簡論〉，《中山文史》第16輯，中山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2007年12月版。
- (7) 道光《香山縣志》卷1，“輿地上·山川”。
- (8) 參見[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7，“草語·諸異草”，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722-724。
- (9) 《香山縣鄉土志》卷14，“植物”。
- (10)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14，“食語·茶”，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384-385。
- (11)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25，“木語·杜鵑花”，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645。
- (12) 嘉靖《香山縣志》卷1，“風土志第一·山川”。
- (13) 嘉靖《香山縣志》卷7，“藝文志第七·詩”。
- (14) 乾隆《香山縣志》卷1，“山川”。
- (15) [宋] 王存：《元豐九域志》卷9，“廣南路”，中華書局1984年版，頁409。
- (16) 《香山鄉土志》卷1，“歷史”。
- (17) [清] 王筠：《說文句讀》。
- (18) (19) 嘉靖《香山縣志》卷8，“雜誌第八·仙釋”。
- (20) (21) 嘉靖《香山縣志》卷7，“藝文志第七·詩”。
- (22) (23) 嘉靖《香山縣志》卷8，“雜誌第八·仙釋”。
- (24) [清] 屈大均：《廣東新語》卷6，“神語·禾谷夫人”，中華書局1985年版，頁210。
- (25) 嘉靖《香山縣志》卷7，“藝文志第七·文”。
- (26) 嘉靖《香山縣志》言香山“地產香木絕少”，筆者認為不然。《香山縣鄉土志》記載香山產“女兒香木”、“陰香”，皆為可提取香料之才。廣東產香木最盛者為東莞，香山曾屬東莞，但東莞之莞香多為人工種植，而香山之香木為野生於山林間，故相對較少。且據嘉靖《香山縣志》記載，嘉靖年間伐木燒炭之風日盛，以致“山漸以童”，這可能也對香木的產量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 (27) 例如“吳剛伐桂”的傳說，又例如《蜀王本記》中有蜀帝望化為杜鵑啼血而為杜鵑花的傳說，等等。